

女科輯要箋正

沈氏女科輯要箋正

沈堯封先生原本

王孟英先生校行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箋正

蘭谿鄭贊綸絲閣

受業蘭谿蔡元楫濟川

參校

義烏何廷翊益贊

卷之下

臨產

徐藹輝曰。濟生產經曰。胎前之脈貴實。產後之脈貴虛。胎前則順氣安胎。產後則扶虛消  
淤。此其要也。丹溪云。產後脈洪數。產前脈細小澀弱。多死。懷妊者。脈主洪數。已產而洪數  
不改者。多主死。

(箋正)此言其大要耳。若別有見症。則仍以脈證相合為吉。相反為凶。如體質素弱。則胎

前之脈亦不必大。體質素強。則新產之脈亦不必小。皆不可遽謂敗象。又如胎前宜實。固也。然使邪實脈實。亦豈吉徵。產後宜虛。固也。然使正脫脈虛。寧是佳象。是必不可一概論者。惟在圓機之士。知其常而達其變耳。

楊子建十產論。一曰正產。二曰傷產。未滿月而痛如欲產。非果產也。名爲試月。遽爾用力。是謂傷產。三曰催產。正產之候。悉見而難產。用藥催之。是謂催產。四曰凍產。冬產血凝不生。五曰熱產。過熱血沸。令人昏暈。六曰橫產。兒身半轉。遽爾用力。致先露手。令穩婆徐推兒手。使自轉正耳。七曰倒產。兒身全未得轉。卽爲用力。致先露足。令穩婆推足入腹。八曰偏產。兒未正而用力所致。九曰礙產。兒身已順。不能生下。或因臍帶絆肩。令穩婆撥之。十曰坐產。急於高處繫一手巾。令母攀之。輕輕屈足坐身可產。十一曰盤腸產。臨產母腸先出。然後兒生。產後若腸不收。用醋半盞。新汲水七分。和勻。噴產母面。每噴一縮。三噴盡收。

(箋正)是論原文頗長。此其刪節者。節之太簡。頗有不甚明了者。其坐產一條。原謂兒將欲生。其母疲倦。久坐椅褥。抵其生路。急於高處繫一手巾。令產母以手攀之。輕輕屈足坐

身令兒生下。非坐在物上也云云。蓋謂坐草已久。產母力疲。故以巾帶助其援力。今此節言不達意。須從原本爲佳。濟陰綱目有全文。頃按凡是難產。多由心慌意亂。急遽臨盆所致。苟能忍痛靜臥。耐之又耐。瓜熟蒂落。安有危險。鄉曲穩婆。不耐靜守。言多龐雜。催促臨盆。最多誤事。達生編一書。所錄各方。未必可恃。而論忍耐之法。至理名言。無出其右。甚且謂私生者無難產。惟其畏羞而能忍也。尤其勘透入微。所謂六字訣者。確是產婦房中第一箴言。

孕婦只覺腹痛。未必遽產。連腰痛者。則爲將產。胞繫於腎故也。凡腹痛腰痛已急。試捏產母手中指中節。或本節跳動。方可臨盆。卽產。

王孟英曰。中指跳動。亦有不卽產者。更有腰腹不甚痛。但覺腰墜而卽產者。

(箋正)中指節末。本有動脈。但平人之脈動甚微。幾於不自知覺。惟產婦臨盆之時。則此指之尖脈動分明。頃刻分娩。確是多數。孟英所謂亦有未必卽產者。則偶然耳。且又有腹竟不痛。但覺腰痠異常而卽產者。此其達生之極易者。最不可多遇。而亦嘗屢聞之。卽孟

英之所謂十個孩兒十樣生也。

兒未生時。頭本在上。欲生時。轉身向下。故腹痛難忍。此時婦當正身寬帶仰臥。待兒頭到了產戶。方可用力催下。若用力太早。或束肚倚着。兒不得轉身。卽有橫生逆生。手足先出之患。

（箋正）兒在胎中。頭上足下。以人情言之。理當如是。此吾國人固有之心理。雖婦人孺子。無不謂然。然據英醫合信氏全體新論。所繪胎中圖形。則頭在下。足在上者。十人而九。其間有頭上足下。正立胞中者。合信氏明言此胎之生。必足先出。始知胎兒臨蓐。却無轉身之事。試思人腹中大小腸膀胱。本已相處密切。孕婦懷胎。日以增長。而腹且皤然。此中豈有空虛。容得回旋餘地。向來理想空談。原不足據。西醫屢經剖解。所見已多。必非謾語。

許叔微曰。有產累日不下。服藥不驗。此必坐草太早。心懼而氣結不行也。經云。恐則氣下。恐則精怯。怯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氣乃不行。得紫蘇飲。一服便產。（方見子懸門）（箋正）學士亦以坐草太早爲戒。可見達生編六字訣之必不可少。心懼而氣結不行。亦是不能忍耐之咎。恐則氣下。脹而不行。自有至理。紫蘇飲止爲疏達氣滯立法。川芎能升。

達生編臨產真訣

一日睡  
二日忍痛  
三日慢臨盆

似於達生不甚相宜。然果是恐則氣下。卻不可少。況分量甚輕。可以無慮。又程鍾齡謂。苟能撐動。則正是催生妙品。其臨盆累日。胞漿灑淨。致令氣血枯澀者。非大劑養血不救。王孟英曰。難產自古有之。莊公寤生。見於左傳。故先生如達。不坼不副。詩人以爲異徵。但先生難而後生易。理之常也。晚嫁者尤可必焉。然亦有雖晚嫁而初產不難者。非晚嫁而初產雖易。繼產反難者。或頻產皆易。間有一次甚難者。有一生所產皆易。有一生所產皆難者。此或由稟賦之不齊。或由人事之所召。未可以一例論也。諺云。十個孩兒十樣生。至哉言乎。若得兒身順下。縱稽時日。不必驚惶。安心靜俟可耳。會稽施圃生茂才誕時。其母產十三日而始下。母子皆安。世俗不知此理。稍覺不易。先自慌張。近有兇惡穩婆。故爲恫嚇。妄施毒手。要取重價。變而出之。索謝去後。產母隨以告殞者有之。奈買賣者尙誇其手段之高。忍心害理。慘莫慘於此矣。設果胎不能下。自有因證調治諸法。卽胎死腹中。亦有可下之方。自古方書未聞有變割之刑。加諸投生之嬰兒者。附識於此。冀世人之憬然悟。而勿爲兇人牟利之妖言所惑也。但有一種騾形者。交骨如環。不能開坼。名鎖子骨。能受

汪樸齋曰催生之方甚多……余只以佛手散用者多已應驗心法卷下九頁

孕而不能產。如懷娠必以晚難死。此乃異稟萬中不得其一。如交骨可開者。斷無不能晚者也。方書五種不孕之所謂螺者。即騾字之譌也。蓋驢馬交而生騾。純牝無牡。其交骨如環無端。不交不孕。稟乎純陰。性極馴良。而善走勝於驢馬。然亦馬之屬也。易曰坤為馬。行地無疆。利牝馬之貞。皆取象於此之謂也。人賦此形。而不能安其貞。則厄於晚矣。

(箋正)交骨非能自開白闔者。說已見前。孟英謂騾骨不開。蓋亦理想。不可為據。

催產神方 治胎漿已出。胎不得下。或延至兩三日者。一服即產。屢用有神效。

- 當歸 四錢
- 人參 一錢
- 牛膝 二錢
- 川芎 一錢
- 龜板 三錢
- 赭石 三錢
- 肉桂 一錢
- 去皮 益母 二錢
- 水煎服

王孟英曰此方極宜慎用。夏月尤忌。必審其確係虛寒者始可服之。通津玉靈湯最妙。余用猪肉一味。煎湯服亦甚效。

(箋正)胎漿已破。遲久不產。胞門有枯燥之虞。非滋養津液。何以救涸轍之鮒。參歸補血活血。牛膝龜板赭石。引以下行。立法亦不謬。實即佛手散之加味。芎雖能升。然程鍾齡之

所謂撐法。亦自有理。程解保生無憂散。謂催生妙藥。純是撐法。解得極奇而亦極是。蓋卽疎通氣機。流動血液耳。說見醫學心悟保生無憂散方下。且合以牛膝龜板赭石。亦不慮其升舉。方固可用。惟肉桂實不可解。豈欲其溫以行之耶。若無寒症。何可概施。孟英之評。必不可少。通津一方。果佳。見後附方末葉。今吾鄉恆以龍眼肉。拌人參。或別直參。西洋參。久久飯上蒸透。作臨產必須之助。卽此方之意。但吾鄉俗見。謂非兒頭已見。不可早服。則大謬之說。實屬無稽。如果瀝漿。不可不用。胞漿先破。而久不產者。吾鄉謂之瀝漿生。亦曰瀝胞生。皆俗語也。一猪肉清湯。吹去面上浮油。確是妙品。但宜淡服。如胃氣不旺。似不妨稍入清鹽。此是孟英心得。弗以平易而忽之。

如神散 路上草鞋一雙。名千里馬。取鼻梁上繩。洗淨燒灰。童便和酒調下。三錢神驗。

武叔卿濟陰綱目云。於理固難通。於用實靈驗。按千里馬得人最下之氣。佐以童便之趨下。酒性之行血。故用之良驗。此藥不寒不熱。最是穩劑。

王孟英曰。催生藥不宜輕用。必胎近產門而不能卽下。始可用之。又須量其虛實。或助補。



其氣血。或展拓其機關。寒者行溫。熱者清降。逆者鎮墜。未可拘守成方而概施也。

(箋正)此所謂單方也。以理言之。未必皆驗。孟英謂不可拘守成方。豈獨為催生言之耶。

婦人良方曰。加味芎歸湯入龜板。治交骨不開。醋油調滑石塗入產門。為滑胎之聖藥。花

蕊石散治血入胞衣。脹大不能下。或惡露上攻。葶麻子治胎衣不下。佛手散治血虛危

證。清魂散治血暈諸證。失笑散治惡露腹痛。不省人事。平胃散加朴硝。為腐死胎之藥。

徐藹輝曰。佛手散亦下死胎。胎死宜服此。不傷氣血。服此不下。次用平胃朴硝可也。

(箋正)良方諸條。固皆熟在人口者。但葶麻子治胞衣不下。豈用以內服耶。僅能滑腸。且

緩不濟急。必不足恃。下有頭髮塞口。取嚙即下一條。極便極驗。○朴硝下死胎。則上卷聖

濟總錄一條已言之矣。非恆法也。

凍產治驗 劉復真治府判女產死將殮。取紅花濃煎。扶女於橙上。以綿帛蘸湯盪之。隨以

澆帛上。以器盛之。又煖又淋。久而蘇醒。遂產一男。蓋遇嚴冬血凝不行。得溫故便產也。

(箋正)此妄語也。人已死矣。且至將殮。其時間必相去稍久。安有復生之理。古人志乘傳

記中所述醫家奇驗。甚有謂見棺中血出。而知產婦未死者。齊諧志怪。皆好事之人。不明醫理者爲之。無一非癡人說夢耳。

逆產足先出。用鹽塗兒足底。橫產手先出。塗兒手心。

徐藹輝曰。鹽螫手足。痛更縮入。俗乃謂之討鹽生也。

（筆止）此亦臨盆太早。強力迫之使然。若守達生編木字要訣。必少此患。如果足先出。此當延助產之能者。以手術助之。得鹽能縮。亦未必皆確。

### 胞衣不下

急以物牢扎臍帶。墜住。使不上升。然後將臍帶剪斷。使血不入胞。萎縮易下。若未繫先斷。胞升湊心必死。

徐藹輝曰。保生錄。胎衣不下。產婦用自己頭髮塞口中。打一惡心即下。切須放心。不可驚恐。不可聽穩婆妄用手取。多致傷生。又以草紙燒煙熏鼻即下。

（箋正）此取噁心法最佳。若探手取胎衣。則未有不死矣。

徐名南見脫衣不用盤腸  
生隆中草生麻子法結於  
芒心下即此去石則連腸俱  
出備傷出乃移貼頭項中  
收心法下卷三頁

芒硝三錢童便冲服立效。俞邃良先生目覩

松郡一老穩婆包醫是證。自帶白末藥一包買牛膝二兩同煎去渣冲童便半盃服立下。

白末藥定是元明粉。元明粉即製朴硝也。

(箋正)芒硝太驟寒必非通用之品童便牛膝可法。

### 產後喜笑不休

一老嫗云產後被侍者挾落腰子使然。用烏梅肉二個煎湯服立效。嘉郡錢鄰哉目覩

(箋正)腰子是內腎。豈有墜落而可救之理。此陰脫於下而氣火冲激於上使然。即西人

所謂血冲腦經病也。烏梅酸收則氣不上冲而神經之知覺復矣。頤謂童便亟服亦可有

效。否則即用潛陽鎮逆之法。當無不應。即用燒炭醋煎藥法使其酸氣入腦

### 惡露過多不止

伏龍肝二兩煎湯澄清化入阿膠一兩服如不應加人參。

(箋正)新產惡露過多而鮮紅無瘀者是肝之疏泄無度腎之閉藏無權衝任不能約束。

神功自用能恢復亦涵陽斂陰之提

關開盡廢暴脫之變。大是可虞。伏龍肝溫而兼瀉。土能隄水。眞阿膠激濁揚清。本是血崩無上聖藥。重用獨用。其力最專。其功最捷。尙在大劑獨參湯之上。必無不應之理。如果不應。則更可危。再加入參。亦非重用不可。而龍牡黃肉之屬。亦所必需。若合依氏所清定。初生胎胎下胎而產婦必用子宮發展致全暴出則注者則必傾刻倒瀉淨絕是若可救此雖不恒有事然萬中之一壽國醫書聞亦治之者胎必不知且確之中國王區甲分所亦友知之生理學也

### 惡露不來

輕則艾葉及奪命散重則無極丸寒凝者肉桂紅花等藥併花蕊石散

王孟英曰。產後苟無寒證的據。一切辛熱之藥皆忌。惡露不來。腹無痛者。勿亂投藥餌。聽之可也。如有疼脹者。祇宜丹參丹皮玄胡滑石益母草山查澤蘭桃仁歸尾通草之類爲治。慎毋妄施峻劑。生化湯最弗擅用。

箋正。產後無瘀。本非概用攻破之症。苟其體質素薄。血液不充。即使惡露無多。而腹無脹痛之苦者。卽不當投破血之藥。如困於俗見。則礮糠榨油。勢必損傷衝任。崩脫變象。豈不可虞。惟有淤滯不行之確症者。則桃仁玄胡。歸尾烏藥青皮等。行滯導氣。已足勝任。亦非必須辛熱。孟英謂無寒症者。卽忌熱藥。蓋新產陰傷。孤陽無依。已多燥火。再與溫辛。豈

徐召南  
澄生

沈氏女科輯要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醫藥叢刊第三種

非抱薪救火。而世偏有產後喜溫惡清之說。印入人心。牢不可破。慘同炮烙。故是可憐。生化湯誠非必用之方。然炮薑尙是無多。故達生編風行一時。生化二字。幾於婦孺咸知。尙不甚見其弊害。其新產發熱。亦是陰虛陽越。并有因蒸乳而生熱者。生化湯能和陰陽。尋常輕熱。一劑可已。惟在溫熱病中。是爲大忌。孟英溫熱專家。所見產後大熱者必多。故深惡此方。不爲無見。益母草雖曰去瘀生新。而苦燥有餘。亦不應太過。吾鄉俗尙。產母飲此。多多益善。必以四五斤爲則。大鍋濃熬。大碗代茶。日灌十餘次。嫌其苦。則以紅砂糖和之。故產家至戚。皆以砂糖爲投贈之品。產母亦必服數斤。雖曰尙是和血良品。究竟苦者太苦。甘者太甘。一則助燥而舌繭唇焦。一則滋膩而易致滿悶。若在炎天。流弊不小。此是土風。當思有以變通之。

### 九竅出血

彙補云。九竅出血。死證恆多。惟產後瘀血妄行。九竅出血。有用逐瘀之藥而得生者。不可遽斷其必死。此是閱歷後之言。不可忽略。雖無方藥。其法已具。

(箋正)此是虛陽上冒。氣逆血湧。其勢最熾。平人得此。尙難急救。況在產後。然急急泄降。鎮逆。亦自有可生之理。

### 黑氣鼻衄

郭稽中云。產後口鼻黑氣起。及鼻衄者不治。蓋陽明爲經脈之海。口鼻乃陽明所見之部。黑氣鼻衄。是營衛散亂。營氣先絕。故不治。薛立齋云。急用二味參蘇飲加附子。亦有得生者。(箋正)此亦氣逆上冒之候。口鼻色黑。則肺胃之氣已絕。法固不治。然急與開泄降逆。亦或可治。所謂營衛散亂。營氣先絕二語。則空泛話頭。豈是病理真相。薛立齋謂用參蘇。實屬不切。籠統方藥。何能救此危急萬狀之病。又曰附子。則鼻黑唇黑。豈皆屬於陰寒者。況兼鼻衄者乎。此公庸愚。而偏喜著書立說。巍然者一大部。竟是各科咸備。實則絕少心得。昔人謂如拆礮線。如僧薙髮。無有寸長。頓於此公亦云。而俗子無知。奚辨良窳。喜其簡而易記。卑而易行。可以造成無數庸俗市醫。而殺人乃不可限量。真一大劫哉。

### 眩暈昏冒

去血過多者。宜重用阿膠。水化略加童便服。去血不多者。宜奪命散。沒藥去油二錢。血竭一錢。共研末。分兩服。糖調酒下。二條宜與前惡露過多二條參看。

沈堯封曰。錢姓產後發暈。兩日不醒。產時惡露甚少。暈時惡露已斷。伊夫向鄰家討琥珀散一服。約重二錢許。酒調灌下。即醒。其藥之色與香俱似沒藥。大約即是血竭沒藥之方。又曰。庚辰春。呂姓婦分娩。次日患血暈。略醒一刻。又目閉頭傾。一日數十發。其惡露產時不少。今亦不斷。脈大左關弦硬。用酒化阿膠一兩。沖童便服。是夜暈雖少減。而頭汗出。少腹痛有形。寒戰如瘧。戰已發熱。更甚。投沒藥血竭奪命散二錢。酒調服。寒熱腹痛發暈頓除。惟嫌通身汗出。此是氣血已通。而現虛象。用黃耆五錢。炒歸身二錢。甘艸一錢。炒棗仁三錢。炒小麥五錢。大棗三個煎服。汗止而安。

王孟英曰。惡露雖少。而胸腹無苦者。不可亂投破瘀之藥。今秋周鶴庭宰人新產而眩暈自汗。癩言目不能開。乃父何新之視脈虛弦浮大。因拉余商治。詢其惡露雖無。而脘腹無患。乃用牡蠣石英龜鼈琥珀丹麥甘麥大棗爲劑。覆盃即減。數日霍然。此由血虛有素。既

晚則營陰下奪。陽越不潛。設泥新產。瘀衝之常例。而不細參脈證。則殺人之事矣。

(箋正) 眩暈昏冒。本屬陰虛於下。陽越於上。況在新產。下元陡虛。孤陽上越。尤其淺而易見。顯而易知。卽素問之所謂上實下虛。爲厥癩疾者。此癩字卽巔頂之巔。在古人未嘗不知其病本於腦。所以調經論又謂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不反則死。已明言氣血上沖。甚者且至暴死。可見西國醫學家血沖腦經之名。雖是彼之新發明。未嘗不與吾國古書。若合符節。無如中古以降。久昧此旨。祇知爲痰迷神昏。而於素問癩疾兩字。則羣認爲癩狂癩癩之一定名詞。不復細考其字義之何若。此醫學之空疎。斷不能爲漢魏以下諱者。而在上古造字之初。卽從顛頂取義。又是一望可知。共識爲頂顛之病。此字學之必不可不識者。然唐宋以降。則古之小學。幾成絕學。而醫家乃不識癩狂癩癩之爲病在於頭腦。亦正坐小學荒蕪之故。苟能識此病源。皆是氣火升浮。沖激擾腦。則攝納虛陽。抑降浮燄。卽是無上捷訣。無不覆杯得效。應手有功。堯封此節。以血虛血瘀。分作兩層。乃一虛一實。一閉一脫。確卽腦神經病辨證之兩大綱。阿膠、真濟水、沈重之



質直補下焦肝腎真陰。以招納浮耗之元陽。返其故宅。自然氣火皆潛。功成俄頃。更以童便之直捷下行者。爲之嚮導。則其力尤專。其效尤捷。其血竭沒藥。雖似爲破瘀而設。然亦僅泄降下行。以順其氣。尙非攻逐峻劑。惟酒性升騰。大是禁忌。必不可用。在製方者。欲以爲流通淤滯之計。而不悟其不利於潛降一層。雖古人於昏眩之證。尙未知是腦經爲病。然氣升火浮。亦已盡人能知。猶用酒引。終是誤會。不可不正。堯封治呂氏產婦一條。惡露不少。已非淤滯。而脈大弦硬。有陽無陰。誠是虛候。阿膠童便。本極相宜。然效不顯。而頭有汗。尙是酒之誤事。再投奪命散。而卽大效。則腹痛者。氣必滯。前之阿膠膩補。必不能吹噓氣機。服此散而沈謂氣血已通。卽是氣藥之得力處。然此婦之量。已是虛證。不可誤認瘀血上沖。奪命散僅能降氣。亦非大破之比。蓋新產無論血去多寡。下元必虛。孟英謂不可亂投破瘀。最是至理名言。王沈兩案。其症實是大同。然治法則沈尙呆板。而王則靈活。同有自汗一症。沈必黃耆歸身。大刀闊斧。謂其固表補血。誰曰不宜。抑知歸耆皆含有升發氣象。對此虛火外浮。尙非切當。何如夢隱之牡蠣石英。龜鼈兩甲。潛陽攝納。鎮定浮囂之